將修例與G20峰會掛鈎是引外力亂港又一鐵證

G20峰會是為各國就經貿政治等範疇共商合作提供平台，今次峰會是在單邊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召開，國際社會期待積極尋求化解之道，這是今次峰會的焦點。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容許外國插手，香港修例與G20峰會性質更是毫不相干。反對派企圖借G20峰會將修例問題國際化，借外力介入香港事務，其險惡用心必須予以揭露和譴責！特區政府已經宣佈停止修例，社會各界應攜手讓香港重新出發，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修補撕裂，聚焦經濟民生，確保本港營商環境及整體社會穩定。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本周五及周六在日本大阪舉行。民陣今晚將舉行集會，聲稱要在G20峰會前向國際社會表達對《逃犯條例》修訂的不滿。另有網上反修例群組呼籲示威者今日到G20國家的領事館請願，聲稱要透過國際壓力迫使特區政府回應。對於外界關注G20會否觸及香港問題，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明確表示，G20不會討論香港問題，中方亦不允許G20討論香港問題。他強調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

圖借G20搞事用心險惡

於1999年12月在德國柏林成立的G20峰會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參與國包括美國、英國、日本等七國集團，中國、俄羅斯、印度等金磚五國，共20個國家，其GDP總量約佔全球GDP的85%，貿易佔全球貿易總額的80%以上，人口約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至今已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為參與國提供平台就經貿政治等範疇共商合作。當前全球經濟處於複雜嚴峻的形勢，今次峰會是在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的大背景下召開，外界期待參與國積極尋求化解之道，這是今次峰會的焦點所在。

必須指出的是，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屬中國事務，中國不容許任何國家和任何人在任何場合、用任何形式干涉中國內政。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只為堵塞香港不能移交逃犯的法律漏洞，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法律事項。G20峰會討論的是國與國之間的雙邊或多邊關係，根本不是討論香港問題的場合。香港問題不容許外國討論，香港修例與G20峰會性質更是毫不相干。目前，特區政府已宣佈停止修例工作，反對派繼續借題發揮，企圖借G20峰會將修例問題國際化，公然要求外力干預香港事務。

各界攜手讓香港重新出發

圍繞整個修例過程，反對派的抹黑行動不僅從未停止，要求外力干預更是變本加厲。今年3月起，陳方安生與反對派議員赴美，在國際層面就修例事宜唱衰香港特區人權法治「倒退」；李柱銘、李卓人等人隨後又組團赴美加，與美加反華政客聯手就反修例向特區政府施壓。美、英、歐盟、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近月便先後透過聲明接力式干涉香港事務近70次，單是美國從官方機構到非政府組織的各種聲明干涉已達40多次，美國部分國會議員早前更進一步提出《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企圖干預香港政制。有調查更指美國為配合動員反修例行動，利用資金援助和電腦軟件以「人權」煽惑公眾參與近來連串的反修例遊行、暴動、佔領、包圍警總、罷工罷課等行動，企圖癱瘓香港社會正常運作。反對派今次企圖利用G20峰會，配合美國打「香港牌」遏制中國的戰略，是赤裸裸損害國家安全和香港利益的行為。

不能不看到的是，近日因反修例引發的圍堵和暴力衝擊，對香港經濟民生影響逐漸浮現。部分旅客擔心香港情況，酒店入住率已按年跌5%，房價也跌約5%，酒店收入總計減少約10%。搞事分子堵塞稅務大樓，部分公共服務被迫停止，惹起市民憤怒。香港泛政治化衝擊已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特區政府已經宣佈停止修例，社會主流民意期望香港社會重回發展正軌。社會各界應攜手讓香港重新出發，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修補撕裂，聚焦經濟民生，確保本港營商環境及整體社會穩定。

支持警方無畏無懼護法治保安穩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修例風波中，香港警察再次發揮維護法治、保持秩序的中流砥柱作用，但有示威者將抗爭矛頭指向警方，日前包圍警察總部的非法集會，有示威者侮辱警察，不斷挑釁警方，這些做法絕非法治文明社會所能接受。警察是香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警察對違法暴力行為袖手旁觀、放軟手腳，市民的安全有何保障？對香港有何好處？香港目前處於困難時間，但越是困難，社會各界越需要保持信心，越需要重振士氣。此時此刻，社會各界、廣大市民更需大聲疾呼，攜手支持警方無畏無懼，維護香港法治安穩，社會盡快放下紛爭，重回理性，讓香港渡過難關，風雨過後再見曙光。

此修例風波，出現多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其複雜性前所未見，示威者抗爭的組織性、激烈程度，對警方執法構成巨大挑戰和壓力。不僅前線警員遭受暴力衝擊，流血受傷，有警員家屬更遭到恐嚇欺凌，整個警隊亦被抹黑詆譭，所謂「警察向手無寸鐵學生開槍、追究警方濫用暴力」之說不絕於耳，這些不合法理、不符事實的言行，令人非常擔憂。

香港能夠成為全世界有名的「法治之都」、「最安全城市」，正正依賴於香港擁有一支盡忠職守、專業文明執法的警隊。如今有人出於政治目的，刻意貶損警隊形象和聲譽，打擊警方士氣，企圖令警方在違法暴力面前喪失執法的信心和意志，任由違法者胡作非為，香港還能成為「法治之都」、「安全之都」？

事實可見，多場挑戰警方的示威抗爭，警方不僅執法受阻，連999的緊急服務都大受影響，更有多條道路被堵塞，市民連基本的接受救援服務、交通出行權利都受到損害，若警方的執法職能進一步被癱瘓，後果不堪設想。

港人欣慰和驕傲的是，儘管挑戰艱巨，警方依然堅守崗位，堅定不移履行警員天職，執行法紀，繼續維持香港的穩定。面對種種無理攻擊和挑釁，警方沉着應對，堅持以依法克制文明的態度和手法來處理，這是全港市民有目共睹的。

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七一前夕到訪八鄉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時，高度讚揚警隊維護法治。習主席強調，「香港繁榮穩定離不開香港警隊，在維護法治、維持我們的社會穩定方面作出關鍵作用，我也向我們香港警隊3萬多警務人員致以崇高敬意。」警隊的一貫出色表現，不負習主席和廣大市民的信賴託付，值得嘉許。

香港尊重、保障市民和平理性表達訴求的權利和自由，同時亦捍衛法治此一核心價值，政治不能凌駕法治，不能為了方便表達政治訴求、達至政治目的，就對法治置之不理，把盡職盡責維護法治的警方視為眼中釘，以顛倒是非、罔顧事實的手段將警方踩在腳下，廣大有良知、有良心的市民不會認同，更堅決反對。

是非不容顛倒，正確的社會價值觀不能被扭曲，廣大市民始終是警方最堅強的後盾，力挺警方依法維護香港法治和秩序，這是清晰無誤的主流民意。

檢控暴徒是法治應有之義

郭文緯

任何不帶偏見之人，只要看過6月12日的公眾示威電視直播，都會意識到示威者明顯分為兩個不同的群體。大多數示威者都只是想表達自己聲音的和平示威者，然而有一群人卻對警察發起暴力襲擊，明顯試圖效仿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那樣衝破保護立法會大樓的警戒線，進而佔領大樓。電視直播清楚地顯示，情緒激動的暴民有的手持尖利的長鐵管持續衝擊警戒線，有的則不斷朝警方扔磚塊。大家都能明顯看到受傷的警察臉上流着鮮血。如果在公共場所對執法人員發起猛烈的武力攻擊都不能稱之為暴亂，那該怎麼描述這種血腥混亂的場面？

反對派政客反過來批評特區政府，並煽動民眾向政府進一步施壓，以迫使香港警務處處長和行政長官撤回這種暴動的描述，這是極為無恥的行為。

正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所指出，警方或行政長官對暴亂的描述不會影響檢控和司法程序。法官會根據法庭上呈現的證據判定相關情景是否符合暴亂的法律定義。因此，行政長官或警務處處長是否撤回他們的描述，都不會影響警方的調查和律政司的檢控工作。況且，警務處處長已明確表示，他的騷亂描述僅針對立法會大樓前發生的醜陋場面。

反對派甚至無恥地指責警察對「和平」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假設持尖銳鐵支衝擊警察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紐約，警察會作何反應？我猜警察會毫不猶豫地抽出武器，把攻擊者擊倒。相比之下，香港警察在面對切切實實的嚴重人身安全威脅和為了保護立法會大樓不被入侵時，僅使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這是人道且極為克制之舉，也無疑是符合國際警務做法的。

更可惡的是，反對派竟然恬不知恥地要求行政長官命令警方釋放所有被指控的暴徒，並使他們免於律政司的檢控。難道他們不知道，若行政長官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她就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司法獨立是香港法治的基礎），而且可能犯下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

這些暴徒所干犯的嚴重傷人和暴動罪都 —— 被拍攝下來，多名警察亦因此遭受嚴重損傷。他們竟然膽敢要求當局赦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果真如此的話，法治和公義何以彰顯在因公受傷的警察上？最重要的是，包括反對派在內的普羅大眾均認同法治乃香港的首要核心價值，而法治精神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檢控權及司法系統的獨立性。因此，任何干預司法系統正常運作的人士，不論貧富貴賤，足以干犯嚴重罪行。

■暴徒21號夜衝擊警察總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就像旺角暴亂中的滋事分子一樣，近日參與示威的暴徒有許多是「港獨」支持者，他們已經被洗腦，誤以為要達到目的就只能訴諸暴力。所以當務之急是要嚴懲這班「港獨」分子以儆效尤，藉此震懾一眾「港獨」分子和以暴力手段達到其他目的之不法之徒。

6．12事件當日出現的暴力程度比「佔中」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可能是「佔中」審訊案中的肇事者獲得輕判。若果是次暴亂的滋事分子獲得赦免，我不敢想像下一次的暴力衝突會發生什麼事。

然而，為法治帶來極大挑戰的事件，莫過於上周末圍堵警察總部的示威活動。示威者堵塞總部所有出入口，向警員擲雞蛋及毀壞總部前方的一道牆，讓全世界都誤以為香港是個無法無天的亂城！國際社會正密切留意特區政府如何處置這些目無法紀的不法之徒。

警方必須在適當的時候果斷執法拘捕主要滋事分子，不僅可以贏得社會的尊重，亦可為近日維持治安而承受巨大輿論壓力的警員振奮士氣。赦免暴徒只會扭曲香港的法治，並且會令年輕人誤以為為求達到目的就必須走上街頭抗爭，肆意破壞社會秩序，以香港的治安作為籌碼胡作非為！

（作者曾任副廉政專員，現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本文轉載自《中國日報香港版》，內容有刪減。）

和平示威何須口罩蒙面？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這場反修例事件之所以演變成一場政治風暴，轉捩點是6月12日衝擊立法會行動。當時一班全身裝備、清一色黑衣黑口罩的激進分子，有組織、有預謀地準備了各種攻擊性武器，並且事先在周圍挖出磚頭作攻擊之用。

在衝擊前，這些激進分子不斷在前線用粗口辱罵、挑釁警員，接着他們突然暴力衝擊警隊防線，引起現場一片混亂，當警方進行驅散及拘捕時，這班激進分子突然有默契地衝入現場的示威者裡面，而這些示威者大多是青年學生，大多沒有準備參與衝擊，結果卻被這些激進分子用作「人肉盾牌」，在現場兵荒馬亂之際，有學生因此受傷，而一些別有用心者早已準備好大量攝錄鏡頭，將這些學生四散奔走，驚慌的表情拍攝下來，然後製作大量短片、相片指責警方濫用武力，甚至用槍射擊學生云云，因而激發民情洶湧，最終演變成這場政治風暴。現在回過頭來，重看6月12日那一役，便可以發現當中顯然是經過精心部署，這些黑衣黑口罩的激進分子，是有意將青年學生送上「戰場」，從而挑起整場風波。

這些手段其實並不鮮見，在早前法國「黃背心」騷亂中，就出現了名為「破壞者」（Casseur）的職業暴力分子，他們在遊行中進行各種包括打砸燒等暴力行動。「破壞者」會預先戴上面具、頭盔等裝備，他們更混入「黃背心」示威者中間，向軍警展開暴力衝突，造成極大的破壞。

毋庸諱言，大多數參與反修例遊行的市民，都是和平理性，並沒有過激行動，但一些別有用心者卻不斷燃點火頭，製造激烈衝突，從而挑起民憤。這些激進分子現在還在無所不用其極地製造事端，公然圍堵政府總部，三不五時到稅務署、入境處搗亂搞事，與現場市民互相指罵。這些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大多是一身黑衣、面戴口罩，目的顯然是為了掩藏面貌，在搞事時不怕被人認出，點起火頭之後轉過來把衣服一換，除下口罩，又換成和平理性的學生、天真無邪的孩子，在暴徒與和平示威者之間「跳出跳入」。

這些手段反映激進分子策略上的「進化」，汲取了「佔中」以及「旺角暴亂」的失敗教訓，當時激進分子之所以慘敗，是因為不得人心，在民意戰和輿論戰上慘敗，所以他們這次手段更具迷惑性，每名激進分子都以黑衣黑口罩隱藏，在出事時立即消失在人群之中，讓其他示威者作他們的盾牌，讓他們進可攻退可守，令特區政府和警隊在前一段時間的民意戰一直捱打。

然而，形勢已經開始變化，隨着特區政府宣佈暫緩修例工作，特首亦已多番真誠道歉，已經大大紓解了社會不滿，而所謂反修例更已經不復存在，成為一個假議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激進派繼續四處搞事，到處批鬥，已經得不到市民支持，從包圍警總到近日到處圍堵政府部門行動，基本上清一色都是黑面罩人士，並沒有多少中間市民參與，說明這些行動已經變成激進分子的搞事騷，在社會上已經愈來愈孤立，行動得不到市民支持。

諷刺的是，這些激進分子一直自稱不使用暴力，不流血，不被捕，是和平的「不合作運動」，既然是和平又何用口罩？既然不是暴徒又何用掩藏面目？幾次大遊行，絕大多數市民都是以真面目參加，但一些人不論大熱天時，不論酷熱落雨，都是口罩不離面，這樣害怕真面目曝光，說穿了就是心中有鬼。下次再見到這些激進分子搞事，市民大可要求他們除下口罩，他們既然不是暴徒，認為自己理直氣壯，真理在手，又何懼以真面目示人？

伊朗敢擊落「全球鷹」的考量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2019年6月20日晨，伊朗防空部隊擊落一架美軍的MQ–4海軍版「全球鷹」無人機，也就是為數不多的「海神信使」無人機。伊朗官方說法是這架無人機是在試圖進入伊朗南部霍爾木茲甘省庫莫巴拉克地區附近的伊朗領空時被擊落的。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言人厄本在被問及是否有美國無人機被擊落時拒絕發表評論，但他告訴美聯社：「伊朗領土上沒有美國無人機。」但有消息人士稱，MQ–4C無人機事發當時正飛越國際空域，距離伊朗15海里。隨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空軍指揮官哈吉扎德表示，伊朗沒有攻擊一架載有35人的美國P–8A「海神」巡邏機，它與無人機一同飛行。

伊朗這個軍方表態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印證了MQ–4C就是「海神信使」，哪裡有「海神」，哪裡就有「海神信使」，「海神信使」就是「海神」的力量延伸。第二層含義就是，伊朗專選「海神信使」來打還是比較理智和慎重的。特朗普也說得很清楚了，沒有美軍傷亡是伊朗的幸運，否則戰端必然開啟，也說明伊朗很清楚特朗普的秉性，一切為了選票，但可能會面臨失去選票時，寧可失去面子也在所不惜。既然能抓住特朗普的軟肋，打一架無人機又何妨呢，反正以不死人為原則。加之，MQ–4C不是RQ–4「全球鷹」，是「攻擊鷹」，帶個M字母的MQ–4C具備掛載攻擊型導彈的能力，這也會讓伊朗軍隊很緊張，寧可錯殺，也不能讓這種「察打一體」的無人機進入伊朗境內實施偵察和攻擊雙重任務。

如今，伊朗擊落無人機事件已經轉為三個領域的博弈。

一是在國際法上的博弈。

伊朗通過展示無人機殘骸來表明美軍無人機侵犯了伊朗領空鐵一般的事實。但美軍堅稱距離伊朗15海里，也就是在12海里之外，屬於國際空域，但伊朗認定是在其領空空域擊落了來犯的無人機，並且對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軍事部署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由於這次出事地點在霍爾木茲海峽，平均寬度只有50公里，約30海里，最狹處的寬度只有38.9公里，21海里，不足24海里，也就是伊朗和阿曼之間的領海具有重疊性，只要進入霍爾木茲海峽最狹窄水域，伊朗就可以宣稱進入到了伊朗領空。但霍爾木茲海峽屬於國際海峽，按照國際法在狹窄的中間水道可以有國際水道，對應也可以有國際空域，但這個界定比較模糊，這就是美國和伊朗在這段時間將會持續較量的主戰場之一。而實際上，美國人還有個習慣，就是把其他國家的領海劃定為3海里而不是12海里，這也是美國我行我素、傲慢慣了。

二是在網絡戰領域上的博弈。

特朗普妄言空襲會讓伊朗損失150條人命，本質就是擔心伊朗的報復會讓沒有準備好的美軍損失更大，這無助於特朗普已經開始的競選活動。喊停空襲是為了特朗普好，而不是對伊朗的仁慈。特朗普上任伊始就空襲敘利亞，因為敘利亞沒有還手之力，同樣克林頓打南聯盟，小布什打薩達姆，奧巴馬打卡扎菲，都是倚強凌弱，美國不會有大的損失，對美國總統只是加分，但面對伊朗和朝鮮，處理不好一定會失分，特朗普很清楚這本經濟賬，所以才會阻止「戰爭狂人」博爾頓的好戰建議。

三是在外交領域的「示弱」。

美軍不打無準備的仗，既然還沒有準備好，那就再等等看，搞個反伊國際政治和軍事聯盟，不戰而屈人之兵，甚至靠扶持伊朗反對派來推翻伊朗現政權才是美國優先之選。美國忍了這口氣，是不得已的，但如果美國不能重返《伊朗核協議》，逼迫伊朗走向「核武化」，中東將會面臨更大挑戰，以色列將有重大威脅，那時的美國政府和軍隊更難以控制波斯人，這對美國只能是另一場災難。

極限施壓沒有前途，政治解決才是最可行的方案，美國必須三思而後行。